有木曰梭梭

（报告文学）

□宁雨

在新疆戈壁深处，梭梭被称为“植被之王”和“荒漠活煤”。绿化也凭它，取暖也靠它。《哈萨克药志》记载，其全株可入药。

共产党员、河北省援疆医疗专家刘会清，常用梭梭来诠释医者仁心，以它的人文精神内涵与一同工作的同志们相互勉励。

在“送医疗”中“种医疗”

2025年初冬的一个下午，正在耳鼻喉科值班的刘会清，忽然接到急诊室电话：有个嗓子疼的病人，呼吸不好，请刘主任火速会诊抢救。

刘会清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。病人躺在床上不断扭动身体，表情十分痛苦，年轻的接诊大夫和家属都很焦急。刘会清见状，用简单手势配合眼神安抚同事和家属，然后快速询问病史、检查评估病情。

病人叫艾则孜，42岁，闹了几天嗓子疼，中午突然发起高烧，喉咙里像是塞着一团火，连出气儿都憋得慌。妻子热娜急忙请朋友开车把他们送来医院，可急诊医生没见过这个病。夫妻俩的情绪更加慌乱。

刘会清在河北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工作20年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，他一见到艾则孜，脑子里已经有个初步判断。但他依然按照诊断程序，进行了严格仔细的检查。诊断结果，病人是扁桃体周脓肿导致的突发性喉梗阻，情况确实凶险，如不能及时准确处理，随时有可能窒息死亡。

“马上做气管切开吧！”这个念头在刘会清脑子里一闪，但他马上就自我否决了。这里医院的诊疗条件，暂时还不适合气管切开这样的处理。怎么办？经过紧张周密思考，他决定立即实施更切合实际的口腔内脓肿切开引流术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医护、家属沟通，相关手续均在几分钟内完成。手术亦在短短半小时内结束。脓血引出，艾则孜的呼吸随之恢复正常，表情渐渐平复，热娜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也放下了。这个40多岁的朴实女子，远远望着医护们喃喃说着感谢，眼中噙满泪花。

热娜并不知道刘会清的名字，更不知道是这位来自3000公里以外燕赵之地的耳鼻喉科专家，以丰富的医疗经验，采取因地制宜的急救方案，解除了艾则孜的生命危险，为后续系统治疗和顺利康复赢得了宝贵时间和机会。

采访中提及此事，刘会清只是微微一笑。从2024年11月接到上级下达援疆干部名单那一刻，刘会清的心就飞到了铁门关市人民医院的岗位。

援疆的500多个日夜，除了假日回河北探亲的短短数天，刘会清每天全天候值守，手机24小时开机，有紧急情况，立即抵达现场。从公寓到医院，15分钟单车车程，他对每一个转弯，每一个加速减速，都了然于胸。

民有所呼，我有所应。刘会清像大漠里的梭梭木一样，努力把自身的光和热，变现为病患心头的无限暖意。

铁门关地处天山南麓、塔里木盆地东部，属于北温带大陆极干旱气候。极干旱是什么状况？刘会清无意间做过一个试验，他把在当地市场买的干枣泡在保温杯里，四个小时硬是没泡开。

出了一段时间门诊后，刘会清注意到，极干旱气候条件下，这里鼻出血患者比东部地区要多很多，一些湿润地区过来的打工者，发病率也较高。治疗鼻出血，内镜下双极电凝术是很好的办法。但当地医生不会用内镜，以往，科里接诊鼻出血病人，就是塞个棉球简单处理，出血点不能确定，病情诊断也不确切。刘会清下定决心，一定趁着自己来援疆的机会，把这项普惠病人的技术开展起来。

一年多时间里，他带着医院的年轻大夫，持续开展内镜下鼻腔探查和双极电凝术。“鼻出血，在铁门关就能治得好！”病患们一传十，十传百。

以自己扎扎实实的努力，在“送医疗”中“种医疗”，刘会清乐在其中。

艾合买提是刘会清看的第一个外耳道炎症患者。这位50多岁的牧人，跑铁门关市人民医院，可有年头了。他一直为自己耳朵里的油性耵聍而苦恼，自己掏不了，堵得难受，动不动感染，家人朋友却一点帮不上忙。每次来医院，大夫总是给开点消炎药吃，顶一阵儿，不好再来。

这一次，艾合买提也并没在眼前这位陌生的“老大夫”身上抱多大希望。老毛病了，无非也就是吃消炎药，消炎，好转；过些日子再发炎，再开药，再吃药，再消炎吧。况且，闹毛病的又不是他一个。牧区，为这“油耳屎”发愁的人太多了。

像以往接诊维吾尔族年长患者那样，刘会清以手势配合简单的话语，请艾合买提坐下来，温和地询问他的病史，问他周边人的发病情况，并把他领到检查室，借助耳镜仔仔细细检查起他那两只因为反复发炎而有些“怪怪”的耳朵。

让艾合买提意外的是，这个大夫没有给他开药，而是微笑着让他在检查椅上坐着等一等。只见大夫转身走到旁边一个大大的柜子旁，拿出瓶瓶罐罐，不知道鼓捣些啥。

过了不大工夫，刘会清转身回来，他的手里多了两根蘸着药的棉条条儿。艾合买提没有拿到他想象会拿的药，他回家的时候，耳朵眼里多了两根被刘会清称为“药条儿”，而他一直叫“棉条条儿”的东西。按照刘会清的嘱咐，第二天要回医院换药、观察。

让艾合买提意外的是，两根棉条条儿实在太神奇。当晚耳朵就不疼了，睡得十分舒服。第二天再诊不用挂号，依然没开药，只是换了两根新的棉条条儿。又过了一天，两只耳朵已经很轻松，一忙起来，都想不起它们的存在了。

刘会清把两种药条制作手艺，毫无保留地教给了当地医生。这些小条条儿，专门针对外耳道炎和外耳道疖肿。有了这简单又神奇的药条儿治疗法，大部分病人不再需要口服药物，恢复快，还花钱少。很多患耳病的牧民同胞，慕名来医院找“棉条条儿”。

耳鼻喉科门诊量呈现几何级上升。病人高兴，不用动不动为一点小事儿跑库尔勒；当地的医生也高兴，科室终于被老百姓认可了。

把“不能”变为“能”

“纤维喉镜。我们需要一条纤维喉镜。”刘会清请求购买设备的报告刚刚打上去，设备尚在路上，就来了个被鱼刺卡着的孩子。

没有纤维喉镜，如何观察鱼刺的位置，进而精确处置？接诊大夫眼睁睁看着小男孩痛苦的样子和急得团团转的家长，却不知该怎么办。

“就用间接喉镜吧！”刘会清沉稳的声音，似乎天然有着安抚的作用，接诊大夫、家长、孩子立时都把注意力转到了他的身上。

刘会清把小男孩拉到房间里光线最好的位置，安顿他坐下来，轻声指导他，“头稍微向前倾一点，对准光线。好！”接着，他让孩子张嘴、伸舌头，并用无菌纱布裹住孩子的舌尖，将舌轻轻拉出来。当他左手持镜轻轻放入孩子口腔，抵达软腭与腭垂，镜面与地面呈45° 角时，舌根、会厌、梨状窝和鱼刺的位置，都清晰呈现出来。



刘会清在为患者检查。

检查，取鱼刺。所有环节，似乎是在一眨眼时间完成。

小男孩恢复了活泼的本性，甚至朝着刘会清做了个鬼脸。

现场沉寂了几秒，然后响起掌声。

每当回忆起亲身经历过的这一幕，铁门关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赵清靓大夫都有些激动。在刘会清手把手指导下，她也很快掌握了间接喉镜下取鱼刺的技术。在刘会清结束援疆任务回到河北的第一个月，她顺利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第一次独立操作。“刘老师，我也用间接喉镜给患者取出了一根鱼刺！”她第一时间在微信里向刘会清汇报，高兴得就像个孩子。

“取鱼刺”，在刘会清之前的从医经历中，算是最简单的操作，可谓小菜一碟。但到了铁门关，情况大不相同。如果铁门关看不了的病，要转库尔勒市，得跑50公里。如此，“取鱼刺”，在刘会清来铁门关工作后，就由小菜一碟变成了大菜一道。

“在铁门关市，人民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。而且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这里能看的病，就不能让病号跑更远。”基于这种朴素的思想，刘会清考虑最多的是，如何因地制宜把“不能”变为“能”。

在他主持下，耳鼻喉科在没有办法开展国内普遍采用的等离子技术情况下，先后为扁桃体反复发炎、扁桃体肥大、扁桃体周脓肿的患者实施电刀切除术。

刘会清说，扁桃体周脓肿、急性喉梗阻这类病，在深秋初冬时节易发，并非疑难病症。但病程往往发展很快，甚至随时出现生命危险。“对我而言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处理危重病人过程中，能给当地医护做出示范。他们懂了、会了，才真正算是把‘不能’变成‘能’。”

刘会清觉得，所谓医者仁心，从某种意义上，理念比技术、设备更重要。

鼾症，在铁门关也是一个发病率高的病种。刘会清了解情况后，自己制作量表发放到患者手中，指导其自行填写，从而在人力、设备都不太具备的状态下，开展起筛查工作。通过筛查、沟通、诊断，给患者提出有针对性的缓解方案或治疗方案，很受欢迎。

根据下团场义诊调研掌握的信息，刘会清得知铁门关一带老年人中听力不好的人很多，但仔细打问，又说不上到底怎么不好，也几乎没有人采取治疗措施。“听不见！”“瞎打岔！”听力问题不仅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和交流，甚至引发理解不对造成的各种人际关系紧张。

刘会清想在相关人群中开展听力筛查，但医院没有专业的听力检查室。踌躇之际，他的脑子里忽然冒出古老的“音叉检查法”。对，就是它了！哪怕能把最要紧的神经性耳聋初步区别诊断出来，也是对患者最好的帮助。

在安静的环境里实施音叉检查，这个方法，真给刘会清的临床诊断帮了大忙。一位中学老师突发耳聋，就是通过音叉检查初步确诊，从而赢得了初期治疗的宝贵时间。后来，患者向刘会清电话感谢：“没想到，你那把小小的音叉，能办那么大的事儿。要不是你及时检查提醒，说不定我就真聋了。”

民有所需，我有所为。短短一年多时间，刘会清带着耳鼻喉科年轻大夫开展了多项前所未有的筛查、诊断、治疗工作。

这些工作，不但为患者解除病痛，也为当地医生“打了版儿”“起了范儿”，从“没见过、没治过、不敢接病人”，到“脑子里有经验，心眼里有指南，手底下有办法”。刘会清“种医疗”的心愿，在一次次手把手“传帮带”中，一桩桩变为现实。

在铁门关工作期间，刘会清另外一重身份是二师分前指第四支部书记。同批河北援疆医疗专家共11人，来自不同单位、不同专业，都分配在人民医院不同科室工作，与刘会清同支部。如何发挥好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，让这些“分散的星斗”在为病患服务中更好发光发热？刘会清深深感到自己肩头有一份不同寻常的责任。

“讲故事”活动、新技术新项目推广擂台赛、支部点评树典型……“党建+医疗”的特色支部建设，点燃了一个团队建功立业的豪迈之情。首例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成功！首例脑室穿刺引流成功！独立儿科成立！克服各种困难，以刘会清为“班长”的二师分前指第四支部用心血和汗水，为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创下多个“首”字号的历史纪录。一年多时间里开展新技术新项目20余项，填补医院多个专科空白。

除了日常坐诊、手术、急诊救治，刘会清带领团队组织、参与团场和社区义诊20多次，足迹遍布周边村镇，累计下沉公益服务3000多人次。

2026年4月27日，刘会清作为二师代表赴乌鲁木齐参加援疆工作表彰会。他个人获评兵团“优秀援疆干部人才”光荣称号、记功一次；所在团队获评“优秀援疆集体”。

掌声响起来。手捧鲜红的获奖证书，刘会清胸膛里仿佛滚动着炽烈的岩浆。他想起了张仲瀚前辈半身像前，那个做大漠里一株梭梭木的誓愿。此刻，他已经把自己全部情感的根须，牢牢扎在祖国大地深处，无论在哪里的岗位上，他都是一株温暖的、光荣的梭梭。

随笔

明月千里寄相思

□何登运

秋高气爽，夜凉如水。盛夏的余热尚未褪尽，时序已悄然奔赴中秋。一场秋雨过后，明月穿越云层，月牙儿渐渐圆润，倾泻出清辉皎皎，引人遐思。

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皓月凌空，遍染山河，千年月色见证人间无数聚散悲欢。

苏轼有言：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聚散本是人生常态，世事本就难以圆满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才更懂得珍惜相逢的时光，用心拥抱眼前烟火与美好。

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提起与离别相关的意象，便想起“月台”二字。古时正殿前方宽敞通透、无物遮拦的平台谓之月台，视野开阔，正是赏月佳处；而今的月台，是火车站里供旅人登车的平台，成了送别与远行的符号。

月光不止承载人间万般情愫，更藏着朴素实用的力量。古时长夜，或是偏远乡野，明月便是天然灯盏，照亮归人的路，滋养着世代百姓的生产与生活。记忆里最鲜活的月色，是年少中秋前后收花生的光景。花生成熟运回家中堆在院落，白日农事繁忙无暇打理，便留待夜晚。晚饭过后，备好包袱、陶瓮与木棍，就到了处理花生最要紧的环节——摔花生。中秋前后多是晴夜，满地银辉洒落，连电灯都不必开启。农家日子，一分一毫都懂得俭省。

每到这时，全家老少一齐上阵，将木棍架在瓮沿，攥住一把花生秧，先抖落泥土，让花生垂落，再朝着木棍或瓮边用力一摔。这活儿讲究力道分寸，劲小花生脱不下来，劲太大，花生便四散飞溅，碰破果壳。儿时的我总凭着蛮力，不消片刻便手臂酸痛，还常被飞溅的花生“击中”；身旁长辈却从容娴熟，一挥一落，一把秧苗便可尽数落果，干脆利落。寻常农事里，也藏着生活的智慧。农人在经年劳作之中，慢慢摸索出最妥帖的法子。那时候的生活虽贫苦，却也乐在其中。闲谈笑语伴着摔打花生的声响，在月色里此起彼伏。

不多时，陶瓮里的花生便堆过瓮沿。随手剥几颗尝鲜，一部分入锅，添姜片、茴香、食盐慢煮，便是中秋乡间地道的风味；余下大部分摊至屋顶，连日晾晒。晒干的花生用途颇多，闲时当作茶点，亲友小酌便是佐酒小菜，亦可压榨花生油，烹制三餐百味。我最偏爱炒花生，算得上最质朴的美味：铁锅烧热沙土，放入花生不停翻搅，待到噼啪声响阵阵传来，便可出锅放凉，香气能飘满整个小院。如今市面有专门炒制花生的商贩，用盐代沙，滋味愈发鲜香。只是随着物产日渐丰盛，我们再难像从前那样，大口吃下那么多炒花生了。

秋日是丰收季，亦是农忙时节。纵然辛劳，只要五谷归仓，勤劳的乡人便不觉苦累。待地里作物收毕，又要翻地、施肥，播下小麦种子，四季耕耘，周而复始。中秋恰逢秋收最盛之时，农人少有静坐赏月的闲情，或是无暇，或是不善言辞。但他们总会备上一包月饼，在朗朗月色之下，细数一年收成，祈愿来年风调雨顺。

落日收尽余晖，清风相伴明月，繁星点点，车马缓缓归乡。此情此景，心中浮起千古佳句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的旷远，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的清幽，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的辽阔。

繁星

铁塔上的兄弟

□林怡静

云梯在晨光里向上生长
安全帽兜住半轮朝阳
铁塔是大地的手臂
托举一群向上的灵魂

风从耳边过
像故乡的河在唱歌
他们相视一笑
胆怯便散成了云
百米高处
扳手与螺栓轻轻咬合
钢铁在拔节

城市慢慢醒来

午休时靠在角铁上
麻雀落满肩头
数着远方的灯火
像数着孩子的名字

黄昏收工
铁塔剪影泊在霞光里
沿着来路往下走
身后万家灯火
一朵一朵开满大地

梨花落处

□袁牧

推开木门时
满院的梨花正落得从容
它们轻轻覆在我肩上
像母亲当年，拍去我远行时
沾在衣角的尘土

百鸟鸣唱的早晨
母亲在池塘边捣衣
那声音穿过炊烟
化作湿漉漉的乡愁

寂静填满老屋的灶台

我走了那么远的山水
只是为了听懂
这一地的落花声

那年我背着粗布书包
跟着一朵野菊花，顺流而下
母亲站在渡口望着我
直到自己站成另一个渡口

而母亲，始终守候在那里
等我长成一个
可以安心归家的孩子

心路

太行泥土长出“红花椒”

□常玉荣

当代文坛这些年出版了不少乡土小说，其中不乏鸿篇巨制，一部《红花椒的故事》为何能够成为独特的存在？在对这部小说一读再读中逐渐发现了它能够影响读者心流的秘密。

回望百年中国乡土文学，乡村大多数时候是“沉默的他者”。在这些书写中，乡村是被讲述的对象，而不是讲述的主体。《红花椒的故事》完成了一次重要的翻转。用合作社章程书写集体经济的新秩序，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书写土地的厚重，用民宿和旅游项目书写家园的另一种可能，“赵花椒”们不是等待被谁拯救或书写的客体，他们自己就是作者。当赵花椒站上联合国的讲台领取农业文化遗产证书，当桃花坞的花椒种子将被宇航员带上月球，这个村庄完成的不只是经济上的翻身，更是叙事主权的获得，桃花坞终于有能力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。

这种“自述”姿态的形成，与小说作者王矿清密不可分。王矿清是涉县人，数十年如一日扎根基层，写的是涉县一带的事，用的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。他的写作始终与故乡太行山的山川草木、人情风物保持着紧密的精神联系。这种“在地性”不是采风式的旁观，而是一种生命自觉，反映在《红花椒的故事》里，便是满纸熟悉的乡土气息。那一个个带着绰号的人物仿佛直接从墙根下、地头上长出来，他们的欢喜与挣扎都有来处，也有去处。

在他的作品里，充盈着那份“我的故事我来讲”的自由与真实。正因为这一点，他的小说成为当代新大众文艺的独特表达。乡村振兴是一个宏大的叙事，但在作者笔下，它被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选择。从办社、入社、分红到申报遗产，作品最见功力之处，就是让每一个政策层面的推进都沉淀为人物命运的起伏，而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。赵花椒是全书的定盘星，但她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。她的“不计前嫌”不是天生的美德，而是在生意场上的伤害、合作社的危机、“天塌了”的时刻中一步步磨出来的。她身上有一种花椒般的质地：麻，是经历了生活磋磨之后的通透；辣，是不肯向命运低头的韧劲儿。

《红花椒的故事》还有一个颇具辨识度的设定：桃花坞是“人神共处”的世界，传说中的“九奶奶”通过一代代“瘸腿唱”完成与村民的沟通。这一设定在现实主义题材中显得大胆，但恰恰是这种大胆，让作品触及了乡村的一个深层命题：乡村振兴不只是经济的振兴，也是精神世界的重建。在一般的乡村题材创作中，民间信仰往往被处理为“需要被破除的旧观念”。王矿清却采取了一种更富智慧的姿态，将其视为村庄集体记忆和道德情感的容器。当赵花椒带着花椒种子走向联合国，又从联合国带回农业文化遗产的证书，她成为“九奶奶”的“新替身”。旧替身沟通的是神与村民，新替身沟通的是桃花坞与整个世界；旧替身传递的是香火与祷词，新替身传递的是生计与记忆。

全书最动人的意象，始终是“桃花坞没有桃花”。这个悖论式的命题，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乡村自我书写的宣言。中国乡村在漫长的文化想象中，往往被两种滤镜覆盖，要么是“田园牧歌”式的审美滤镜，要么是“苦难深重”式的同情滤镜。前者把乡村当成乡愁的寄居地，后者把乡村当成启蒙的试验场，但桃花坞拒绝这两种书写。漫山遍野的花椒树，辣而麻的花椒果，既不甜美也不悲情，它就是它自己。这种美学取向与新大众文艺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，也与王矿清数十年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追求一脉相承。他允许乡村以自己真实的面目出现：有利益冲突，有信任危机，有“掺沙子”“扔石头”“挖墙脚”的明争暗斗，也有“毛驴运动会”式的土味智慧，有“以后的话”里对未来的朴素期许。这种真实不是自然主义的琐碎记录，而是一种有尊严的呈现。乡村的生活本身就值得书写。当花椒种子被宇航员带上月球，桃花坞完成了一次诗意的飞跃：没有桃花的村庄，却把自己的种子送上了最遥远的天际。

王矿清的写作始终扎根乡土，书中的“自述”表明了乡村可以是自己故事的第一叙述者，可以是自己命运的第一责任人，可以是自己价值的第一认定者。后记标题“山头斜照却相迎”取自苏轼的词，那首《定风波》写的是雨中行走的人，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他和王树梁和桃花坞的人们走了同样远的路，从引子里那个只有传说的桃花坞，走到联合国讲台上的桃花坞，走到月球上的桃花坞。回头看去，风雨和晴朗都成了风景。没有桃花的桃花坞，终于开出了自己的花。那花开在花椒树上，每一粒都是红色的，麻的，辣的，活的。